

泰
戈
爾
著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

泰 戈 爾 著

金 克 木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 北 京

我的童年

著者 泰 戈 爾

譯者 金 克 木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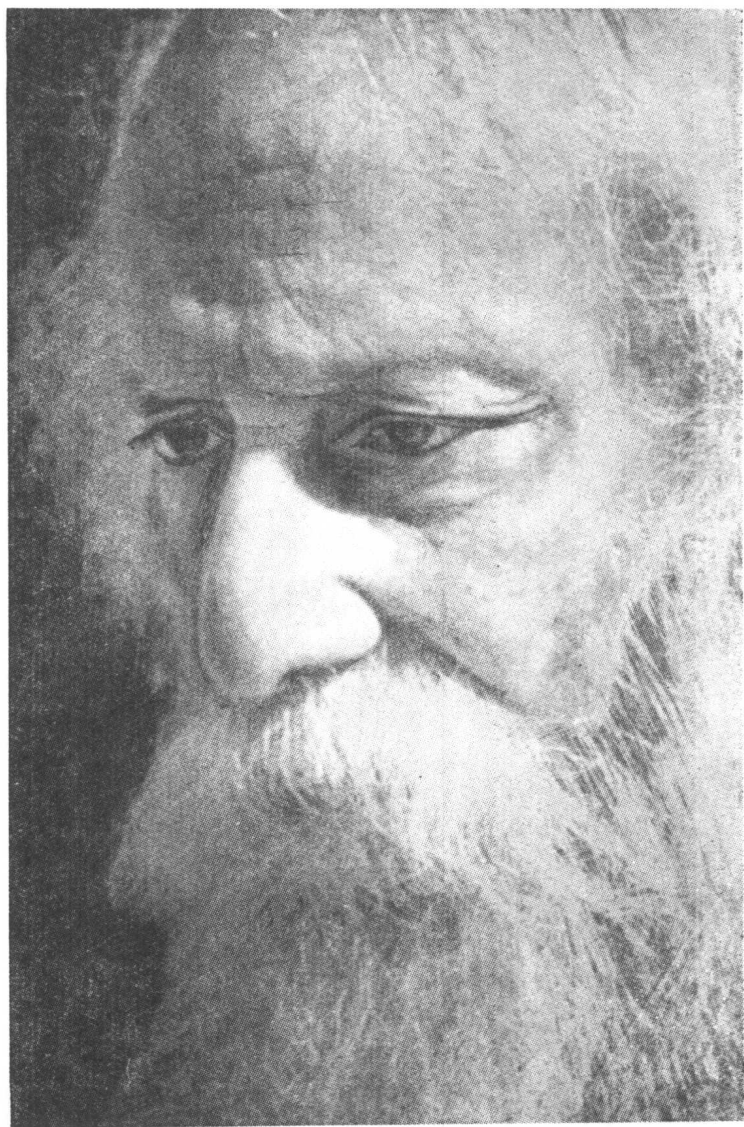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順德胡同四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328) 本書字數41000 印刷0001-3000
31"×43" 1/32 印張2 5/16 定價5.100元



作 者 像

原序

哥薩伊先生要我給兒童寫一點東西。我想，就把孩子羅賓德羅那（譯音）的故事寫出來吧，這好像再回到早已過去的鬼世界去一樣。今日的人已經不能詳知當時的情形了。燭照那一時代的燈所放的光明遠不如黑暗的多。那時代的心理（譯音）沒有（譯音）的（譯音），各種可能與不可能都混合在一起。我描寫這一時代用的是自然而平易的語言，全依照孩子的想法。隨着年歲的增長，童年的事便像霜露一樣逐漸消散了，描寫它的語言卻沒有改變，只是內容自然離開了童年而已。我沒有把我的敘述超出童年的範圍——不過在末尾才回憶到了少年時代的開始。現在若停止下來站着向過去一望，就可看出童年的心性如何從四周的複雜變換而且不可避免的種種成分中逐漸吸收自己的養分。把這全部敘述稱為童年，只因為兒童的成長便是他的生命力的成長。在生命的最初一章中他要特別依照其自身的行程。凡是自然碰上來的材料，他都從周圍採取來作為己有。現代教育制度的造人的嘗試在這兒童只有很有限的力量。

這本書中所敘的事情有的也見於我的『回憶錄』。可是兩者趣味完全不同——這兩

書的差異如像是池塘與瀑布的差異。那本書是故事，這本書只是鳥雀的啁啾。那書是在籃子裏，這書却是在樹上。它是從四面的果子和枝葉中得到陽光的。不久以前的我的一本詩集中也涉及了這書中的一些事，不過那又是用的詩的形式。那書名爲『兒歌圖』（Charar Chavi）。那書中的閒談有的是大人的，有的是孩子的。那書的趣味大半是兒童的趣味。這本書却是兒童語的散文。

羅賓德羅那特·泰戈爾

一九三九年八月。

我的出生是在從前的加爾各答。那時候這城市裏還只有馬車發着嘈聲，揚起塵土，來往奔馳，繩做的鞭子在瘦骨嶙嶙的馬背上不息的落下。沒有電車，也沒有汽車。那時的事務也沒有像如今這樣緊迫忙亂得使人喘不過氣來。閒坐着一天就過去了。那些公務員們用力的吸了一口煙，然後口裏嚼着檳榔葉子包去上公事房——有的坐轎，有的合股搭車。有錢的人們的車上便會有徽記畫着，有皮製的半掩着的幕一般的車蓬。前面車夫的座位上坐着車夫，他的頭上歪戴着包頭。車後面還站着兩名僕人，腰間往往懸着蠅塵，嗨啲嗨啲的吆喝着路上步行的人。女的出門都是坐轎，四面遮掩起來，在不透氣的黑暗中悶着。乘車在她們看來是很可羞的事。不論天晴下雨，她們的頭上都不能打傘。如果有女人身上穿了件襯衣，脚下穿了雙鞋子，給人看見了，便有人說這是『新式洋太太』；那意思便是說一切羞恥統統喪盡了。如果有女的碰巧遇見了生人，她便要連忙把面幕拉過鼻尖，舌頭一伸，趕緊轉過身去。她們在家裏也把四面門窗緊閉，正如同出外時在轎子裏一樣。大人物的太太小姐坐的轎子上面，都有一重很厚的幕罩起來，看起來

簡直就是一所走來走去活動的墳墓。隨着轎子總跟着位手執銅頭棒的看門的人。他的工作便是，坐在門前看門，無事時摸摸兩頰的鬚鬚，送錢入銀行和送太太小姐們到親戚家裏去，還有在過節的時候，把緊緊關在轎子裏的太太連人帶轎的一齊沉到恆河裏浸一浸。在我家大門口做小生意的常收拾好箱子來做買賣，西瓦難丹也在其中有些油水。還有出租馬車的馬車夫也在內。西瓦難丹和他們常因分錢鬧意氣，便擠在大門口吵鬧起來。那兒還有我們的看家的摔角拳師梭伯拉姆，他也在揎拳掠袖，或則舞動他的又重又大的啞鈴，或則坐在那兒磨細作冷飲材料的葉子。也有時候很得意的把生蘿蔔連葉子一起嚼着吃下去，我們常在他耳邊有意大叫，『拉塔克利希那』。他越是揮着雙手『好了，好了』叫個不住，我們就越是要喊。爲了要聽他的家神的名字，他好像故意這麼做作。

那時城裏還沒有瓦斯，也沒有電燈。以後煤油燈一出現，我們看見它那樣明亮都大吃一驚。晚間管點燈的僕人來了，便在每間房裏把植物油燈點起來。我們的書房裏點着一盞兩根燈芯的玻璃燈盞。

我們的老師在閃動的燈光下教我們讀課本第一冊。我照例先打呵欠，然後打瞌睡；以後就動手揉眼睛。我們常常要聽他說：老師另外有一個學生名叫沙丁的是怎樣一個孩

子，那簡直是一塊金子。他讀書是那樣出奇的用功。他要瞌睡的時候，便在眼上擦鼻煙。可是我怎樣呢？不說還好些。就是想到所有孩子中只有我一個是傻瓜，這可怕的念頭也不能使我警醒。晚上九點鐘，睡得眼睛迷迷糊糊也睜不開的時候，先生就放了我的學。由外面大廳到家裏面去是一條窄的甬道，兩邊百葉窗遮得嚴嚴的，頂上懸掛着微弱的閃爍放光的燈。當我經過那兒的時候，心裏總想着，不知道後面有什麼東西跟着。背上立刻就一陣痠攣。那時候鬼怪還是閒談的中心，還在人們的心中佔一個角落。有時一個女僕忽然聽到了一種女鬼的鼻音，便立刻撲通一聲倒了下去。這種女鬼的脾氣最壞。她又喜吃魚類。我家的西角有一棵枝葉茂盛的杏樹。有一個鬼常常一隻腳踏在樹枝上，另一隻腳放在三層樓的屋角上站在那兒。說『我看見過』的人當時很多，而相信他們的人却也不少。我大哥有一位朋友有一次談起這種閒話來，大加鄙笑。那些男女僕人聽了都說：這人一點都不信鬼神；等到有一天他的脖子被扭斷的時候，這一切的賣弄學問就全沒有了。那時候恐怖從四面張開它的網，甚至連腳伸到桌子底下去都要怕得發抖。

那時又沒有自來水。在一、二月裏，管挑水的僕人便一滿桶一滿桶的從恆河挑水來。

在樓下的黑暗的房子裏，一排一排的放滿了許多大水缸。全年用的水都儲在那兒。在那又潮濕又黑暗的小房子裏，那些鬼怪便住着家。誰不知道他們張着大嘴，眼睛生在胸前，兩隻耳朵像簸箕一樣，兩隻腳是反過來向後面生着呢？我每從這鬼影憧憧的房前走過，向家裏的小花園去的時候，心便跳個不停，脚下也連連加快。

那時大路兩邊有兩道磚砌的水溝。漲水的時候，恆河的水便流到它裏面來。我祖父時代這兩條小河的水常歸我們的那個池塘受用。當水閘門一開，水便像瀑布一樣嘩啦啦啦往下沖起許多泡沫。魚也便在這時想到表演一番逆流游水。我這時就在南邊涼台上扶着欄杆，一聲不響的看。後來池塘的末日到了，一車一車的垃圾開始往這塘裏倒。池塘填滿了，那映照農村綠影的大鏡子也隨着沒有了。那棵大杏樹現在還站在那兒；可是，如今又開腿站在樹上雖然還同從前一樣舒服，而那位鬼先生的踪跡却再也找不到了。

裏裏外外到處都已經增加光明了。

二

有一頂轎子是我祖母時代的東西，又長又寬，正是回教的王公所通用的式樣。兩根

桿子各要八個挑夫才能抬得起。那些轎夫手戴金鐲，耳佩大金釧，身穿紅色的半截袖的制服，他們如同日落時的彩霞一般，跟隨着舊時的財富一同消逝了。轎身上有着一些彩色條紋與雕飾。其中有一些已經被磨擦損壞了。許多地方都現出了斑點，而轎裏面的襯墊上也有許多本來填在中間的椰子鬚跑出來。這轎子這時已經類似無主的行李，只有丟在庫房的廊子的一角了。當時我的年紀大約是七八歲，對於這世間所有必需的工作都還沒有份，而這頂舊轎子也從一切必需工作中被撤了職。因此它對我的心發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它簡直就是大海中間一個小小的孤島，而我也正是放假的日子中的魯濱孫，常常不讓人知道飄流到這四面關閉着的地方來坐着。

那時我的家裏滿是人。有多少是家裏人，多少是外來人，我也說不上來。家中各部分的男女用人一天到晚不停的發着嘈雜的聲音。

前面的院子裏女僕比亞利腋下夾着籃子買了蔬菜回來了。又一個男僕杜肯肩上挑着水桶把恆河的水取來了。織布女工帶着有新式花邊的女服，也到我家裏面來做買賣來了。包月的金匠狄奴常在甬道旁邊的房子裏坐着呼嚕呼嚕拉風箱，按着家裏的訂單打造金器，他現在來到庫房裏，向耳朵上夾着羽毛筆的穆克基，算賬來了。院子裏還坐着彈棉花工人，正在噹噹的彈着舊棉被裏的棉絮。外面看門人穆工德拉爾正在和獨眼的摔角

家一起用盡方法練他的擰角技術。一陣砰拍之聲傳來便是他在不住的敲打兩腿。他又常作全身臥倒起伏的工夫一連二十幾次。乞丐之羣也坐在那兒等着他們的份兒。

時光漸漸過去，太陽光越來越強了，大門口的鐘敲了起來。但是轎子裏的日子是不聽外面鐘聲的計算的。那兒的『十二點』還是古代的時辰，正是朝廷午門前敲鑼報告早朝方散，王爺起身去用檀香水沐浴的時候。當假日的中午，照看我的人吃了喝了以後都去睡覺了，我便一個人坐在那兒。我那不能行動的轎子便在我心中行走了，那一羣轎夫是空氣做成的，他們都是我的幻想餵大成人的。經過的路程也由我的想像。順着這路轎子便載着我到許多很遠很遠的地方去。那些地方的名字都由我依照書上得來的知識來給它起。有時候我的路一直引我進了密密的森林，那裏有老虎的眼睛一閃一閃的放光。我不由得身上發抖。同我一起有個獵人名叫維刷那特。他便放了一槍。好了，一切又平靜了。以後，有一回轎子的樣子忽然改變了。它變成了一隻孔雀舟，在大海裏航行。一眼望不到陸地。只聽到槳落在水中的聲音——查查查。浪起來了——洶湧澎湃響個不停。水手喊了起來——當心啊！當心啊！風暴來了。船舵旁坐着阿布拉舵手，下領留着尖尖的鬚鬚，臉上剃得很光，剃了光頭。我認識他。他常給我大哥從巴德馬河裏捕魚送來，有時又會送鼈的卵來。

他給我說過一個故事。在三四月間，他乘着小划子去打魚，忽然遇上了可怕的風暴。極可怕的大風暴來了。船眼看着要往水裏沉下去了。阿布杜拉使用牙咬着繩子跳下水去。游泳到了岸邊沙上，拉了繩子把小划子拖上岸來。

故事這樣快結束，很不合我的口味。船沒有沉下水，這樣容易救上岸，這簡直就不是故事。我總是要問，以後怎樣呢？他說，『以後可了不得啦。啊！我看見了一隻餓虎。一部很大的鬚鬚。當風暴來時牠爬上了對岸的一棵大樹。一陣狂風吹過，所有的樹都倒到河裏去。這位虎老弟也在急流裏面飄着。牠喘着喘着爬上了岸。我一看見了牠，便把繩子打了一個活結。那畜生瞪着那麼大的眼睛站在我的面前。牠游了水以後自然很餓。牠一見了我，通紅的舌頭上便流出了饑涎。這兒裏裏外外許多人牠都嘗過味道了，可是牠却不認識我阿布杜拉。我便向牠挑戰：來呀！來呀！小畜生。牠一用兩隻腳站起來，我便立刻把繩結套上牠的脖頸去。牠越想掙脫繩子，繩結却越來越緊。到末了，牠的舌頭伸出來了。』我聽到這兒便着急的問道，『阿布杜拉，牠死了嗎？』阿布杜拉說，『怎麼死得了？牠爸爸都死不了的！現在河水漲起來了。還不回巴哈杜爾根基去嗎？便把這老虎繫在船頭，使牠拉了至少有二十印里。牠不住的發着吼聲，我也老用槳戳牠的肚皮。十個到十五個鐘頭的路程一個半鐘頭就走到了。以後的事你就不用問了，少爺，

問了我也不會回答的。』我說，『很好。現在老虎講完了，你再講一個鱷魚吧。』阿布杜拉說，『我有好些回看見鱷魚在水面上露出鼻尖來。牠有時在傾斜的岸邊拉長身子躺着晒太阳睡覺。那時我總覺得牠好像是在作醜惡的狞笑。牠笑得真是難看。如果我有槍，我就要跟牠比並一下。不過我的槍的執照已經過了期了。』

『可是還有一個有趣味的故事呢。有一天加齊這流浪的女孩子正在岸邊坐着用刀削竹子。她的小羊正在她旁邊。不知什麼時候一條鱷魚從河裏出來了，捉住小羊的腿就把牠拖到水裏面去了。她立刻跳了起來，跳到鱷魚背上。用刀在這壁虎似的大怪物的頸上拚命的砍。這傢伙連忙把小羊丟下沉到水裏去了。』我便着急的問，『以後怎樣呢？』阿布杜拉說，『以後的新聞也沉到水裏去了。撈出來要很費些時間。下一回見你時再告訴。我就要派一個人去查訪的。』可是他以後就沒有回來。大概他還在那兒查訪呢。

以上便是我在轎子裏面的周遊記。至於在轎子外面，有的日子我在教書。所有的欄杆都是我的學生。他們怕我打，所以都不敢作聲。有一兩個學生很頑皮。他們簡直完全不用功讀書。我常常恐嚇他們說，你們長大了只能做苦力去啊。他們因為常挨我打，所以身上從上到下都是傷痕，可是他們決不肯停止洩氣，因為他們一旦停止洩氣，我的工作還怎麼進行呢？這一場遊戲不就完了嗎？拿了一個木獅子來，我也有另一番遊戲。

在過供神節的時候，我聽說過獻牲敬神的故事，我想若把獅子殺了敬神，一定會轟動一時的。我便用木棒在獅子背上戳打，又編造了一通敬神的咒語，因為否則那就不算供神了：

Singi Mama Katum

Andiboser Batum.

Ulkut Dulkut Dhaimakurkur

Akharot Bakharot Khat-Khat Khatas Pat-Pat Patas.

這裏面的字差不多全是套來的。只有 Akharot（核桃）一個字是我自己的。因為我很喜歡核桃。Khatas 這個字好像可以表示我的寶刀是木頭做的，而 Patas 這個字又可以告訴人說它並不厲害。

三

從昨夜起天上的雲就大賣力氣；一直下雨到現在還不停。樹木都像傻瓜一樣站在那兒不動。鳥雀的聲音也沒有了。今天我回憶起兒時的晚間來。

那時候我們的黃昏還消磨在僕人的房裏。那時爲記英文字拼音和意義而心跳的黃昏還沒有壓在我的肩上。我的三哥說：先得把孟加拉文學一學，才好給以後學英文預打一個基礎。因此當那些和我一樣年紀的小學校的學生們都已經在哇啦啦啦不斷的背誦『I am up 我在上』He is down 他在下』的時候，我連『B-A-D Bad, M-A-D Mad』的程度都還未讀到。

在回教王公的語言中，僕人的屋子叫做『下房』。雖然我家已經從舊日的繁華降得很低了，可是那些下房，賬房，客廳之類的名稱還應用着。

在那『僕人下房』的南部的一間大房子裏，玻璃燈盞中植物油的光閃爍着。牆上掛着歡喜天●和時母●的像。像的周圍便是壁虎在忙着捕捉小飛蟲。房子裏面什麼傢具都沒有。地上只鋪着一張很骯髒的席子。

這兒我得說明一下：我們家的情形那時已經很像窮人了。什麼馬呀，車呀，只是名義上存在罷了。院子外面的一角，皂角樹下的鉛頂馬房裏只有一輛馬車和一匹老馬。那時候我們穿的衣裳也極其簡單。腳上穿襪子是以後很久才有的事。當我們可以超過了布拉節西瓦爾的菜單規定，早餐吃麵包和香蕉葉子包着的黃油的時候，那在我看起來簡直就是登了天。在舊時豪華的敗落情況下，我們被訓練得很容易安於一切了。

我們那鋪着席子的遊戲場的主人，名字便叫做布拉節西瓦爾。他的頭髮和鬚鬚都已經蒼白了，臉上佈滿了些乾枯的皺紋，性情嚴肅，聲音嘶嘎，跟我們說話時嘴裏老像在嚼着東西。他的舊主人是人人皆知的很有錢的闊人。他從那兒降下來——降到看管我們這些無教養的孩子的工作上來了。聽說他曾在村中學校裏教過書。那種教書先生的舉止言語要一直隨他一世。『先生們已經在等候了。』他並不這樣說，要說，『各位先生正在恭候。』主人們聽了他這樣說話都不由得彼此笑起來。他的潔癖也和他的傲氣一樣。當他在池塘裏洗澡的時候，一定先把浮着油的水面上的水撥開五六次之多，然後突然砰的一聲跳進水去。洗過以後，他在花園的路上縮手縮腳小心行走的樣子，就好像要從天神的這個污濁世界一直逃出去救出他的種姓來一樣。那一種的行爲好，那一種的態度不對。這些話他常用一種特別的態度加重語氣說出來。那時他的脖子一扭，更增加他的語言的分量。但是不論如何，他的教師言行中總有一個缺點。在他的心的最深處壓抑着一種對於食物的貪婪。他的習慣向來不肯把我們的飯菜預先一份一份分配好。當我們坐下

● 歡喜天是印度教之神，象首人身。

● 時母是印度教之女神，藍面伸舌，頸掛骷髏頭顱之串鍊，手執大鐮刀。